

莫比乌斯

瞿博雯 / 著

就这样了吗，我的人生？

我是说，就只能这样了吗？

是——

不然还能怎样？

莫比乌斯

就这样了吗，我的人生？
我是说，就只能这样了吗？
是——
不然还能怎样？

瞿博雯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比乌斯 / 瞿博雯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54-7962-4

I. ①莫… II. ①瞿…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5940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人豌豆芽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十堰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5.25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8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白驹过隙，逝去如非，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这些都是形容时光的词。形容时光的词都是最美的。

时光本身就是最美的。带着残酷的那种美丽，有些惨烈。

它奔流突走，不由分说。

世界初生的时候它就开始奔跑了，到了世界化为无尽洪荒的那一天，它也不会停下。它是凌驾在一切之上的，唯一的，永恒。

我遥遥记起小时候经历的一场洪水，我们攀上高地，惶恐又兴奋，手心里满是汗水。

我们看着那洪水滚滚而来，奔腾而过，以摧枯拉朽之势，排山倒海之力。所到之处，树倒石移，庄稼作物毁于一旦。我记得那是怎样的咆哮，怎样的冲撞，怎样的迅疾。

那是我想象中时光奔走的样子。浩浩荡荡，席卷万方。携裹着千千万万的人，千千万万的事，然后向前奔去。

于是，年轻的，苍老了；苍老的，死去了。

无数的人、无数的事都湮没在洪水一样的时光中，被忘记。

我们叫嚣着是我们赋予了时光价值，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不过是承载在时光之上的微茫的存在。

活着，不是为了死去，但死去却是所有人的宿命。

我们存在于这样的时光里，堕入万劫不复的轮回，我们每个人都

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现状。

所以我写作。

写这样的时光,写这样的世界,写这样的世界里和时光中的人们,写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

欢乐,苦痛,乐观,悲观,聚合,离散。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总要做一点什么,总要留下些什么。

我们逃避不了,把握不住的这样的时光,我试着用手里的笔记述下来,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我确实没有来得及历尽沧桑,但我正在慢慢的认识这个世界。



◆ 前言 /1

◆ 生而为贼 /1

记忆中总是留存着这样一幅画面。嘈杂人声，繁华长街。一切都是彩色的。

我和妹妹紧紧跟在雇主的哑巴儿子的身后。他手上的冰糖葫芦闪着可爱的红色光芒。

会剩下三个，每次都是三个，没有一次不是。在进家门之前他会扔掉，抹抹嘴巴进门。

你们知道泥土的味道吗？是腥的，带一点点咸。

我和妹妹甚至会争抢，谁先捡到谁就得两个。一下塞进嘴巴里，带着满意的神气相视一笑。

告诉我，你到底会不会堕落，如果真的无可奈何？

◆ 过客 /90

那天我摔倒，你扶着我，我靠在你身上。

星夜，霓虹，晚风。

你信吗？我能听到你的心跳。

“你……你叫什么名字？”这是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你……你跟我一位故人有些相像。”真是拙劣的回应方式。

所以，记住了吗？我叫槿。我是你那位故人的影子。

如果你爱一个人，那她的影子，也会连带着爱一些的吧，是这样吗？

如果让我说一个谎，我会说，我从来不曾把你放在心上。

◆ 我何渡为 /157

你听故事吗？听了会信吗？
你会期待吗？你相信爱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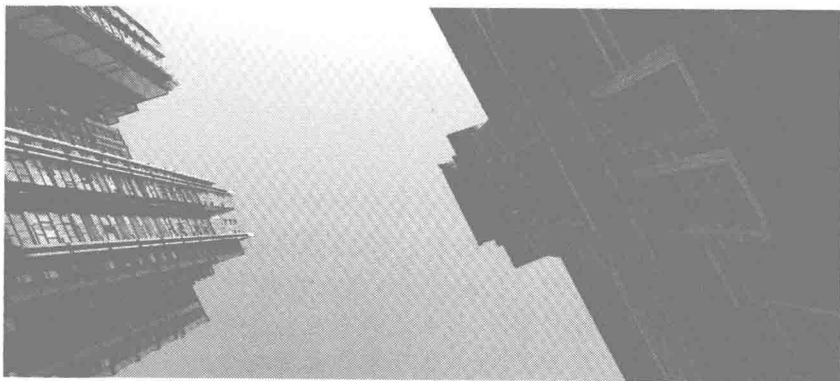
◆ 刀 /186

我喜欢照镜子。会去注意一切可以反光倒映影像的物体。
支楞着眼睛凝视眼角，恐怖地看着无声无息滋长起来的细纹。
我怕老。怕着怕着，仍旧是老了。
有一种接近尾声的落寞。
开始害怕死亡，感到惶恐。那种时刻都可能骤然停止的紧张和无力。
.....

凡有生命的，都有向死而生的宿命。
我不杀戮，拿起的屠刀会被我放下，因为这就是生活。
时间和忍让会化解一切，模糊爱恨。

◆ 相交线 /192

他真的爱你吗？
是的，没有错，绝不会有错，怎么会有错，难道会有错吗？
天地为证，日月为鉴。
我不是在替你质疑他的真心。我保证。
不过，请你记得，他一直，永远，都会最爱自己。



生而为贼

人这一生,有些事是一早就注定的。
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出的桎梏,人们称之为命运。

—
民国元年,上海。

我 18 岁,妹妹 16 岁。

父亲早逝,早得我连他的样子都忘记了。

我一点儿不记得有过这个人,就像从没有过这个人一样。

我的 18 岁,是看起来 18 岁罢了,或许比这大一些,或许比这小一些,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最早知道的,一直以来知道的,全部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贫穷。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记忆中,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母亲都是忙碌着的。缝补,浆洗,哄着邻居穿红着绿的小娃娃睡觉。雇主家缝纫机的轴承转动的声音,点不起煤油灯在屋外借着月亮和路灯的暗光洗衣服的水声,邻居的娃娃在母亲怀中的呜咽和嚎啕,这就是我和妹妹童年的声音。从我们听力发育完善就开始了,从我们习得怎样走路就开始跟母亲一起劳作了。

我们帮母亲从固定在缝纫机上的银针中穿过黑色的、灰色的、彩色的线,也受着母亲莫名其妙突然高声地为了给自己提神的斥责,在母亲困得连手和衣服都分不清的时候把伸到缝纫机尖针下的母亲的手迅速地抽出来。有一次就晚了一点,我和妹妹打盹的间隙,母亲在右手上订上了一排黑色的线,半截蜈蚣似的伏在她的虎口那里,伏在她蜥蜴一样的粗糙皮肉上。她坚决不去拆那些线,说是要留着长记性,我和妹妹都知道是因为她舍不得钱。长年累月地,黑线长到了肉里去,手掌再也伸展不开,看着像是文身之类的,一束带刺的荆棘。

我和妹妹摇摇晃晃地担水,踩在板凳上呼呼噜噜把水倒进比我们矮不了多少的木桶里,然后挽起裤腿踩着板凳爬进桶里,在皂角粉的特别清香中死命地踩踏那些有钱人的衣物。那时也不过五六岁,重复至今。总是满院子的水声,满院子的阳光,满院子挂在长长晾衣服线上的没有打过补丁的,在阳光下散着清香的好衣裳,守在衣裳周围一圈圈跑着看着这些衣裳的一条瘦削的凶狗。那时候的人都穷,偷衣服的人要防,找凶狗看着,天一黑就收,边收边点数。

再大一些,帮着母亲哄小娃娃。记得最深的是有一次小娃娃手里的糖掉到了地上,女主人顺手扔到了痰盂里,痰盂上面镶金戴玉,画着富贵肥硕的红色月季。妹妹飞也似的扑上去捞起来,蹲在角落,猫儿似的舔着。我一阵阵恶心,妹妹却仰起头窝在角落看着我甜蜜的笑。妹妹小,不知道那是什么,看起来比我们家喝水的水缸不知道好多少倍,她不知道它脏。女主人戏谑地笑着,咂着嘴,“依怎么就馋成这个样子?”她有着彼时上海贵妇人特有的惺惺作态,说起话来拿腔拿调。她随手拿了一盘糖,一倾倒在地上,露出白玉似的手腕子上绿得晃眼得青玉镯子。妹妹的眼睛发着光,小鸡般张着膀子扑上去捡。女主人伸出被闪亮皮革包裹着的尖脚尖拨弄着地上的糖果,妹妹在她的脚尖下在她

细长的高跟鞋跟下躲闪穿梭着，时而发出痛苦又欢乐的呼声，那是挨了女主人的鞋跟但捡着了糖。女主人吃吃笑着。我稚嫩的双臂间抱着她的孩子，我女主人的孩子，欺负着我妹妹的女主人的孩子。手上渐渐用力，孩子哭起来，我只哼着歌更卖力地摇晃，累得步子都颠簸起来。我恨恨看着，“疼吧？疼吧？要怪就怪你妈妈。”女主人只得作罢，然而一耳光扇过来，我忙把脸迎上去，结结实实地挨一下。迎上去是为什么？她打空了手只能换来更多的打。晚上回家换衣服，妹妹肩膀上竟然有了青紫了，问她疼不疼，她只是笑笑，从身后抓出一把亮晶晶的彩色糖果给我。她说：“姐，吃糖。”我的眼泪流下来，滴在她手里的糖果上，砸在透明包装纸上，清脆响亮。

那是贫穷的声音，沉重，掷地有声。

我感觉到那像是泥淖，似乎越挣扎便陷得越深，不挣扎便只有等待死亡，为着挣扎可能获得的一线生机，我们不停挣扎着。然而迟迟不出现的生机，让我们在贫穷中渐渐走向死亡。

变大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不知道是在帮母亲展平衣服的时候，还是在路灯下洗衣服的时候，或者是在小娃娃哭闹的时候，我和妹妹一下子就长大了。我们靠着米汤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长大了，我们瘦削，怯弱，失了血色般的苍白，长久地待在家里做工不见阳光的那种僵硬的不健康的苍白。

那时候开始流行旗袍，母亲手艺好，替人做旗袍或者改旗袍，做领子，镶绳，手里过了不知多少好衣服，我和妹妹看着眼馋，有时候忍不住去摸，母亲总会啪的一声打下来，“不要看了，你们穿不了，没有那样的命，穿了也要折寿的。”我们有的衣服，是春夏的两件棉布长袍和秋冬的两件棉袄。青黑的颜色，穿不完的穿，像两个苍白的穿深色衣服的鬼。我和妹妹也知道不好看，但我们没有怨言，因为我们贫穷，贫穷的人多少安于贫穷，自有一套安于贫穷的方法和理论。我们努力着、挣扎着，但我们不迫切，因为过惯了这样的生活。

街角的算命的爷爷总要拉着我算命，他捋着胡子说，“孩子，你是富贵相，只是长错了一根骨头，生错了人家。”“以后要走下三滥的路子，要么为妓为娼，要么做鸡鸣狗盗之事。”“你看这眼角的痣，这是勾

魂窃魄的痣，要是能当娘娘，必能固宠，要是能当夫人，必能长久承欢。只是你生在了这样的家，真是糟蹋，糟蹋。你这面相，顺则愈顺，不平则愈不平，可见你这一辈子都不顺。”“你看你的手相……”我落荒而逃，一路骂着那个疯子。我害怕，害怕他所信仰的那些所谓的命数会真的到来。我不服气，然而我无能为力，一语成讖了我能怎样？我实在不能怎样。

深冬的一晚，我和妹妹赤脚跳进刺骨的水，同过去的每一次一样剧烈地踩着浆洗衣服的时候，妹妹突然地倒仰过去，翻到了木桶外。我急忙翻出桶，赤脚蹲在雪地上去扶我的妹妹。她变得炉火一样滚烫，脸颊烧成月季一样的红。我困了，迷蒙着眼睛，洗衣服的时候竟然没看清。我跟母亲一起把她抬进我们的家，放到床上。我们的家是一间别人不要的杂物间，母亲用五十个铜板换来的。我们的床是乱石头上放的一张薄木板，堆着的母亲给别人做衣服的边角余料就是我们的床单和被子。妹妹现在就躺在那样的家里，那样的床上，那样的一堆破布中间。

我知道母亲爱我们，然而她也只是伸了粗糙的手掌摸了摸妹妹的额头，打水，用一块破布蘸了水费力地把它团成方正的样子放在了妹妹的额上，什么都没说就继续去做衣服了。快到年关，要做的衣服越来越多，堆在缝纫机边上的布料和棉花也越来越好。

母亲说：“大丫，你接着去洗衣服。天冷了，衣服干得慢，要快一些，不然人家又要少工钱。她躺着睡觉就行。”母亲撩起围裙的边角拭着深深凹陷下去布满血丝的眼睛，她回过头看我，愁苦笑。她已经满是白发，间或几缕青丝也在白发的包裹下若隐若现看不清楚。她老了，年轻时候的圆圆面庞，现在泄了气似的附在她寥落的枯骨上。生活在打磨她，磨掉她的憧憬、希望，一切美好的幻想，那些年少时的异想天开，灵光乍现的奇思妙想，那些曾经崛起在她生活中的高张的伟大梦想，被生活磨得圆润了，光滑了，剩下鹅卵石一样的质地，镜面一样的苍凉。她终有一天会不记得她曾经也在竹窗前学着写字，带着我和妹妹唱着歌颂未来美好生活的童谣。她会忘记，或许已经忘记了。

我起身，木板受了压迫又突然失了压迫轻轻地一摇，妹妹醒了。她的脸上难得地泛出红晕，眼睛因为发烧闪闪发光，嘴唇肿了起来，饱满

鲜亮。她从黑暗中醒来，看到我，看到屋子里的光亮，这是母亲这几个月第一次点煤油灯，为了她的小女儿，她狠下心来。她拉住了我的手，被炮烙那样烫了一下，我几乎就要抽出手来。

她说：“姐，我要死了。”

我是相信死亡来临时，自己会有所察觉的。就像死亡是一个人那样，他站到你面前，宣布自己并不受欢迎的到来。我不说话，低头把弄着她的手，她的年幼的手，她的长满了乌紫冻疮溃烂流血的手，她的烙铁一样发着烧的手，它们在我的两只手间不停地倒换着休憩，像一只将死的鸟儿一样乖巧。我很清楚，我没有办法去安慰她，也不想骗她会好过来。我们不能倒下，我们连倒下的权利都没有。生病对于穷人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她说：“姐，我要死了。”

我看到有一滴眼泪落到了她的手背上。她打了一个寒战，牙齿上上下下碰撞了几下，在那一堆破布中更紧地缩着身子。那是我的眼泪，在她干燥龟裂，肿得跟她的体格不相称的紫红色肥胖手背上很快地消失了。

“大丫，王八羔子，还不滚出来给老子洗衣服呀，跟你妹妹一样挺尸吗？”

这两年母亲变得暴躁易怒，轻则叫骂，重则动手。我们不还口，不还手，互相搂抱着，遮挡着，哭着、忍着。鞋子，抹布，笤帚，缝衣针，手边上是什么就用什么。疼，母亲像疯了一样地下死手，红着眼睛，撸起袖子，发疯了似的打。拽风筝似的把我或者妹妹在院子里拖来拖去，我们跟着她，被她拖拽得快速地奔跑，跑得要飞起来，她腾出一只手来在我们后背上使劲地拍，我们踉跄摔倒她也不停下来，就让我们脸在地上蹭破，身上全是泥灰。她叫我们“冤孽”，一边打一边哭。我们知道母亲苦，一声不吭地咬着牙。她说要不是我们，她就去死了。我想着，她大概希望我们一起死了的好。

我把妹妹的胳膊和手用破布掩盖着，结结实实地把她包裹起来。妹妹哭了。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母亲都要挨家挨户地找零碎的布头缝百家衣给孩子穿，妹妹就躺在同百家衣一样花花绿绿乱七八糟的破

布里，带着小婴儿一样红润透亮的神气，流着眼泪。在我俯下身去为她掖被角的时候，她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姐，我想要一件旗袍。”

“嗯，姐知道了，姐想办法。”

她定定的看着屋角，因为漏雨润湿发出青黄颜色的那一片，像钱小姐们学外国洋人做的裙褶那样波浪形的灰白色的霉斑。

她说：“姐，我们屋子里有乌鸦。你看，就在屋角那里飞，都看着我。”

那是索命的乌鸦，我知道。

我说：“你睡吧，我去洗衣服。”

妹妹合上眼睛，跟平时任何时候一样乖巧。

我挨了母亲一耳光，她说：“妈的，这么慢？”

我抬眼看了她一下，又垂下眼走到院子里，蹬了鞋跳到木桶里继续洗衣服。

洗完衣服，我拖着沉重巨大的木桶回到我们的小屋子。只听到木桶刮擦酥软积雪的声音，还有我深一脚浅一脚踩出的嘎吱声，一声长一声短，一声呜咽，一声清脆。妹妹睡了，睡在滚烫的妹妹身边的母亲也睡了。我被打的那一边脸颊发着热，我伸了手去捂，另一只手抓着妹妹的手。我要抓着她，不然她就要走了。

冬天的夜里，没有风的冬天的夜里，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一样的韵律，响个不停。这是生命，贫穷、无望、痛苦的生命，跟其他生命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贫穷、无望、痛苦。我想哭，试着啜泣了两声，但是没有眼泪。我哭不出来，因为我还抱着一点点希望，妹妹会突然地好起来。

妹妹的旗袍，妹妹的旗袍。我将死的小妹妹，发着剧烈的烫的小妹妹，有着花一样美好年华的小妹妹，心心念念的旗袍，有钱女人一天几套的旗袍，母亲手中过了不知多少的旗袍，高领的、低领的、贝壳拉链的、盘扣的、长到脚踝的、短到膝盖的、镶了缙的、不镶缙的、家织布的、棉布的、云锦的、蜀锦的旗袍。妹妹和我不曾拥有的旗袍。

第二天醒来，妹妹的脸色看起来愈加不好了，昨晚还鲜亮着的唇上泛起焦黄的皮，伫伫地立着。只一夜，她的美丽的眼睛就被火炙得深

陷了，爬布着细碎的红绒似的血丝。她的脸看起来胖了一圈，浮肿着。她开始胡乱说着话。她说：“姐，我们不要做工了吧。胡裁缝的儿子愿意娶我，虽然他是哑巴，但是我们不用这么穷了呀。”“姐，胡裁缝可以给我们做旗袍。”“姐，你看，胡裁缝怎么摸我呀，是他儿子要娶我的呀。”“姐，我们不洗衣服，我们去看星星，你看，今晚的星星多好。”“姐！不好了，有鬼来抓我。它们的舌头好长，眼睛掉在外面，蓬着头发。指甲！它们的指甲掐到我的肉里了！姐！救我！救我！”我喂她水喝，她已经喝不进了，叫也叫不醒。

“她就要离开我了。”我想，呆呆坐了一会儿，低头时下巴触到一片凉，眼泪把前襟都润湿了，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哭。

你该问胡裁缝是谁了。他是我们的雇主，母亲做裁缝比他做得不知道好多少倍。我们穷，缝纫机也买不起，受雇于他，他抽了十成利里面的九成。我们争论，他常说“没有鸡哪里来的蛋。”气势昂昂，我们只好作罢，忍气吞声，因为连这微薄的利润都来得不易。他好色，我原以为他只摸了我，不想连妹妹也没有逃过。他总是在我们从他面前走过时，很快地从他的黑麂皮袖筒中伸出手在我们的胸前或是屁股上使劲地一拧，然后飞快地缩回手去，看着你淫邪的笑，露出他沾了饭菜的焦黄的牙齿，得了便宜似的抖索着脚，歪着嘴，斜觑着眼看你作何反应。他穿蟒缎的长袍，戴镶玉的帽子，穿缎子面的漂亮鞋子。连最新潮的西服和礼帽也有，皮鞋也擦得锃光瓦亮。母亲常常念叨，“老天爷大概是瞎了眼，让那样的人发了家。”

我给妹妹盖好被子，勉强喂了两口水，便凑到母亲身边，把前一天做了一半的衣料递给她。妹妹的旗袍，我想求她，看她有没有办法。我跟妹妹的棉袄就是母亲想办法弄来的，送材料的伙计天天称送来的棉花，母亲还是一小撮一小撮地攒足了料，给我们做了袄。

“娘，你看妹妹的病怎么样？”我跟她一起抬着缝纫机，搬到一个朝阳的地方。母亲眼睛渐渐地不行了，光要强，轧的线才直。

母亲不说话，拿出画粉在另一块料上画出一道道白色的印记，深蹙着眉。又是一件旗袍，看得出那女人极肥，水桶一样的腰。这是块好料，深色的，质地柔滑，发着暗暗的光，上面的刺绣纷繁复杂，穿着一定

高档华贵。反而是那样肥胖丑陋的女人。

“那要看她的命了。”父亲延医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是没把病治好。母亲不再相信医生，家里就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生病就硬挺，挺过去挺不过去都是命。

“妹妹说她要死了，她看到乌鸦在墙角飞。”我抬眼看母亲，她并无反应，画粉的下笔仍然笔直而富有力道。“娘，妹妹想要一件旗袍。”母亲把用成半月形的画粉放到了桌上，两只手互相搓着，对着阳光，我看到无数白色的粉末从她的手上落下来在光柱里飞舞。她突然变得更加苍老了，我感觉到，就像是一个老婆婆。她的背似乎一下子弯了下去，不是慢慢地，就是一瞬间，突然地弯了下去，永远地弯了下去。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不错儿眼珠地看着她。她突然扬起手推在我胸脯上，我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后背重重撞上了叠在一起支撑着床的石头。我扶着妹妹躺着的床板站起来，我觉得疑惑，不知道为什么让她发了火。她一下子扯开身上的棉衣前襟的扣子，撩起里面的衣裳，露出萎缩下垂的胸脯，我看到两条赤色的疤痕，鳝鱼一样攀附交缠在她的胸前。

母亲说：“这是偷棉花被发现，胡裁缝用火钳烫的。你们还要什么？还要什么？”她呜咽着、咆哮着，苍老的、羸弱的，微微颤抖的样子，像一只发怒的脊背高高拱起的病猫，无力无助地嘶吼。

她哭了。

我也哭了。

但是妹妹的旗袍，还是不能不要。

我泡好了要洗的衣服，趁母亲回过头找料子的间隙小跑到了门外。棉衣厚重，我缩手缩脚球一样在雪地上迅速地挪移，听到背后母亲的喊叫，“大丫，你这个懒蹄子又瞎跑，你打量我不知道呢？”她大概追到门口骂骂咧咧了一阵又坐回去做衣服去了。拼着一阵毒打也要想办法，妹妹怕是就这两天了。

我出了门，顶着下的大而缓慢的漫天雪花，踏在外面铺了厚厚积雪的青石板路上。每一步都欢乐、振奋、满带着希望。踏了一步便急着要踏第二步，我前倾着身子，踉跄地走，踉跄地跑。撞到石头的后背隐隐作痛。松软的雪、被压了车辙的带花纹的雪、干净雪白的雪、沾了泥

污的雪,在我的脚下飞快地后退着,大片的白色晃得我眼睛生疼,喘息着的嘴巴喷出雪白的雾气,散发出早上喝过的米汤的清香。我的破布鞋进了雪,雪被脚暖成水,跟我的汗混合着、搅和着、刺激着我的神经。跑呀、快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鸡儿叫着,狗儿吠着,鸟儿唱着,它们都催促着我。

那是一个四合的大院子,门口一边一头灰色的石狮子,两只都被雪盖了大半个。左右分列着一顺八根的黑漆大柱子,阴天里也闪着气派的光。天冷,守门的都撤了岗,只拴了一只皮毛油亮的大狼狗。黑的毛中杂着棕的毛,眼睛黑幽幽,大冷天也张着口吐着舌头。猩红的舌头,舌尖滴着涎水。看到我走近,坐直了身子,龇起了牙,眼露凶光。它后腿一蹬便站了起来,昂着头,用下眼睑看我。吓!有钱人家的狗也这样看人。它忤度着向前走了一步,踩到了落在屋檐外的雪,猛一哆嗦,即刻咆哮了起来。压低了前胸,伸长了前爪,屁股高高翘着,尾巴直立身后。它把铁链拽得咣咣直响。我不害怕,瞪眼看它。它马上就蔫了脑袋,夹了尾巴在后腿间,乞怜一样微摇着尾巴,发出婴儿撒娇似的哼哼。狗!狗!你生在有钱人家,跟着他们一个德性。我跨过它的领地进了这气派的大房子。

我没去正门对着的会客厅,顺着一排落满了雪的高大松树走到了西厢房,在剥脱了漆皮的木门框上轻轻地敲。里面有人慵懒地应。

“谁呀?”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干燥细瘦刺耳,如果你听过。你会相信棺材里的死人说话也没有这么难听。我暴起一阵鸡皮疙瘩,感到阵阵恶心,但还是硬着头皮。

“是我,大丫。胡老爷,您开下门可以吗?”

“发钱的日子还没到,你这死丫头急什么?”

“不是……不是那件事,是旁的事。”我嗫嚅着。

“你这小丫头片子找老子能有什么事?天天就只跟你那娼妇似的老子娘学着算计我。”

“爷,这次真有急事。”我咚咚捶着门,捶得冻得没有什么知觉的手都觉得痛了,“胡大爷,您开下门吧,求求您了,我有事求您。”

只记得,那天的雪很大,风很冷,人心也很冷。我就穿着我打了补